有时，我在想，我的初恋是谁？  
  
初恋都不记得了？  
  
不是！  
  
而是，我拿捏不准初恋的标准是什么？  
  
若是我暗恋的？  
  
那，高中就有。  
  
若是双向奔赴的？  
  
那，大学才有。  
  
若是需要有实质性的？  
  
那，要更晚一些。  
  
她们是不同的人。  
  
我出生的家庭还是有些不寻常的，算是世家。  
  
什么世家？  
  
迷信世家。  
  
我娘是远近闻名的神婆，凡是医生看不了的病，我娘都能看，不是我娘会看，而是我娘的师傅会看，我娘的师傅在哪？  
  
我家堂屋门后的神龛里。  
  
神龛是纸糊的。  
  
每当有人来看病，我娘都是先烧香，然后咣当咣当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着病人情况，来自什么村，生了什么病，希望师傅能赐副药。  
  
等香灭了。  
  
药就有了。  
  
药方，我都能背过，若是小孩半夜总是哭，那么则诊断为丢了魂，魂不是让别人给弄去了，而是死去的祖宗喜欢这个娃，喊去玩耍去了，怎么召唤？半夜的时候，用簸箕端着孩子的衣服，去十字路口烧纸，念叨着，娃呀，跟我回家吧，然后端着簸箕回家，把衣服给孩子披上，魂就有了。  
  
若是大人生病了呢？  
  
则诊断为，老人在那边过的不好，缺钱了，缺衣服了，缺钱则需要烧纸，缺衣服则需要做上几身纸衣服，若是最近连雨天呢？我娘则推断老人在那边漏雨，需要扎个新的楼房烧过去。  
  
都说我娘看病厉害。  
  
厉害到什么程度？  
  
镇上医院的副院长，他娘病了，他也亲自来找我娘，磕头磕的很虔诚，腚撅的老高，磕完头还放了100块钱在神龛的位置。  
  
他自己看不了？  
  
对的，因为在民间有个说法，病分虚实，医院只能看实病，虚病还是需要神婆。  
  
我娘看病赚钱不？  
  
不要钱，我娘把这一切都理解为了修行，积德。  
  
为我积的。  
  
虽然不要钱，鸡蛋、红糖倒是收了不少。  
  
我爹呢？也搞迷信，但是他瞧不上我娘搞的这一套，觉得全是瞎忽悠，每当我娘生病需要打针吃药时，我爹就会来一句：你师傅不灵了？  
  
我爹搞什么迷信？  
  
周易、八卦。  
  
在他眼里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科学，他没有师从何人，而是自学成才，从地摊上买了本《算命不求人》，随身携带，遇到个人就按图索骥，给人查查是什么命。  
  
自认为，很准。  
  
那，肯定先给儿女算算。  
  
我是什么命？  
  
八个字：招蜂引蝶、剑走偏锋。  
  
我爹自己是什么命？  
  
发如猛虎、败如浪沙。  
  
意思是说，他发家发的很迅速，而家业则是一点点败的，他认为很准，因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上过县里的光荣榜，是正宗的万元户，别家的万元户多是预估，连来年的收成都算上了，我家的万元户是实打实的，那时我们家有养猪场，一栏就不止万元，而且，那时我们家还有拖拉机呢！败是怎么败的？我爹认为这个浪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上学、买房、结婚、生子，把他活活的掏空了。  
  
给我算的准不准？  
  
我认为不准。  
  
先说招蜂引蝶，一直到读大学，都从来没有女生主动喜欢过我，甚至在我的认知里，我觉得女人压根就不可能主动喜欢男人。  
  
我发育的比较晚，高一高二时，小鸡还跟小学生的那么大，我记得月底大休回家时，我爹还半开玩笑的掏我的蛋，我知道他担心什么，他担心我这方面发育不良，影响传宗接代。  
  
所以，在男女问题上，我也很迟钝。  
  
一直到高三，才隐约开始喜欢女生。  
  
我喜欢的第一个女生，很丑，差不多相当于我在男人中的丑位，应该没有男生喜欢她，从而，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喜欢起来更安全。  
  
没人抢。  
  
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她哪点？  
  
可能，只是因为，她是个女的吧。  
  
我是理科生里的文科尖子，语文动不动考130多分，语文老师很器重我，她经常利用早读时间找我谈话，其中她就试探过我这个问题，班里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呀？我就跟她讲了我喜欢谁，她略惆怅的感叹了一句：你好好读书，等你考上了大学，还有更好的在等你……  
  
潜台词可能是，她也太丑了吧？  
  
毕业时，我鼓足了勇气，跟我暗恋的这个女生讲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，当然只是单纯的喜欢，你别多想。她直截了当的拒绝了我，她跟我讲，她暗恋我们班一个打篮球打的很好的帅哥，对我，实在无感。  
  
我也理解，毕竟，她看我，可能觉得我太丑太平庸了。  
  
我实在，没有任何闪光点。  
  
我们那时，应届生很难一次考走，复读个一两年是常态，按她的学习成绩，大概率要复读两三年，具体我也没有再关注，只是听说考了专科。  
  
再次见面时，她刚参加工作，休假回农村老家。  
  
我已婚。  
  
另外，我还有辆70多万的VOLVO小轿车，专程跑到她老家去接她进城吃顿饭。  
  
她胖了。  
  
也邋遢了，当时是冬天，她穿了一件浅绿色的羽绒服，胸口让左右胳膊摩擦的发了黑，袖口油乎乎的。  
  
还有，特别能吃……  
  
当年的美好荡然无存，一切都放下了。  
  
从那后，再也没见过，因为她嫁到外地了，很少回来，有微信后，加了微信，日子过的一般吧，应该是在化工厂工作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跟团去了趟台儿庄，发了19组朋友圈。  
  
没拉过手，没亲过嘴，更没被她喜欢过。  
  
在高中谈恋爱，会被全校通报批评，当然，暗恋可以，在大学呢？又是另外一个极端，仿佛人人都必须谈恋爱。  
  
大一时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叫苗静，兖州人，是我舍友的女朋友给介绍的，原本就认识，一个班的，我们班比较大，106个同学。  
  
拉过手。  
  
这是极限亲密动作。  
  
没谈多久，她就不喜欢我了，原因是什么？  
  
那时，我总是上网，不爱学习，考试成绩倒数前十名，她觉得，像我这样不爱学习的人，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，这就是分手的理由。  
  
在我印象里，她的家庭比较特殊，父亲因煤矿致残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夫妻俩虽然生活在一个庭院，但是近二十年没有正经说过话，形同陌路，彼此仇恨，家里一分钱没有。  
  
我们那个年代，饿着肚子上学的很多，她就算一个，干着勤工俭学，所谓的勤工俭学就是在学校当环卫工人，一个月50元，加上师范院校生每月有60元的补贴，靠这110元她足够生活了。  
  
她几乎不买衣服，一年到头穿校服。  
  
临上大学了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内衣，穿着妈妈的内裤去上的学，啥样的内裤？农村大妈穿的那种包腚的大红大绿三角裤衩。  
  
我咋知道的？  
  
暑假时，我们都在学校住，我经常去她宿舍，能看到她晒的衣服，问过她。  
  
跟她相处的半年多，我觉得她就是另外一个她妈，很容易极端，认死理。分手后，哪怕上学路上遇到，她都选择绕路而行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她都没跟我再说过一句话，俨然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她跟她妈一样，只要记仇就是一辈子！  
  
她应该算是我生命里，第一个表达过，喜欢过我的女孩，只是相处的时间太短，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。  
  
前些年，我搜了一下她的信息，发现她在高校工作，大概率是硕博连读了，毕竟曲师毕业的学生别的特点没有，就爱读研究生，考研率全球第一。  
  
我还顺藤摸瓜找到了她的微博，我去留了个言，问一切可好？第二天就被删除了，不仅仅删除了，还发了条微博含沙射影，意思是她的花园里长满了杂草，她用了俩字：拔之。  
  
看来，我在她眼里，依然啥都不是。  
  
不是在她眼里，而是在山东人眼里，只要你没有编制，你就是LOSER，我们班106个同学，除了跳楼的与转学的外，我应该算是唯一的奇葩，其他的？毕业时，要么公务员，要么研究生。  
  
在我们学校，也有鄙视链。  
  
我们鄙视音体美学院，因为他们多是草包系列，不学无术，学校是一维的，只以成绩论英雄。  
  
有没有鄙视我们的？  
  
当然有，师范专业。  
  
鄙视链的最高级。  
  
我们这些乱七八糟专业的，都是因为没有被师范专业录取而调剂的。  
  
我下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师范专业的。  
  
中文系的，矮我一级。  
  
韩丽萍。  
  
她家是滨州的，她这种轨迹就非常的清晰，若是本科毕业，回滨州教高中，若是硕士或博士毕业，可以教大学。  
  
只要是曲师的学生，不用问，肯定考研。  
  
她也是好学生系列。  
  
只是，她骨子里喜欢坏学生。  
  
我们那个年代，上网是奢侈品，也是高技术门槛的，最低门槛是看看新闻，再高级一点可以打打扑克下下象棋，再高级一点的可以进聊天室，再高级一点的可以进论坛，论坛普通人只配看，为嘛？  
  
高手云集，全是专业选手。  
  
那时的论坛，真的可以称的上舞文弄墨，动不动就搞对诗。  
  
我怎么有机会上网的？  
  
这就是天意，我姐在高中教书，她们学校要参评什么先进学校，要求老师配电脑，那时电脑还不叫电脑，叫微机，老师出一半的钱，学校出一半的钱，大家都觉得贵，不买，我爹呢？要求必须买，买了给我的，钱由我爹来出。  
  
就这样，我大一就有了电脑，又拉了ADSL专线。  
  
我同学还不会打字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论坛兴风作浪了，今天，你看抖音上的那些草根网红，昨天还在扛水泥，今天就开奔驰大G了，速度太快了吧？  
  
其实，互联网一直都这么快。  
  
我也经历过。  
  
我一上网，就觉得自己如鱼得水，去年有个小伙特别火，叫铁山靠，纯野生状态几乎成了抖音一哥，我觉得他很像当年的我，就是谁也不服，让秀才们遇上兵，自己就是那个兵，不按套路出牌。  
  
当大家在论坛上衣冠楚楚时，我则拎着讽刺、打击、挖苦走来了。  
  
所以，我一出道，就非常火。  
  
火到什么程度呢？  
  
都有后援军了，多是山东体育学院的，因为他们全是坏孩子，读高中时就天天上网，属于上网领域的高手行列，能混论坛了，我们学校的同学呢？那时还认为上网有毒，整个新闻舆论也是上网有毒，跟今天玩游戏有毒的论调差不多吧。  
  
所以，正经的大学生，很少有泡在论坛的。  
  
那时，山东体育学院这些人去找我，都跟黑社会似的，骑着大摩托车，更有甚者有人开着吉普车，真把我当偶像一般宠着。  
  
请我吃饭，轮着请。  
  
那时，我能风光到什么程度？他们来我们学校打人，我去说话就好使。  
  
后援军的大哥大叫梁源，滨州人，75公斤大学生散打冠军，他那时也很风光，骑大越野摩托车，说是从小就喜欢，他比我早毕业两年，毕业时把摩托车送给了我，说是献给偶像。  
  
散打冠军是不是打架没有对手？  
  
也有，那时不光是他们惦记着我们学校的女生，社会上的东北小哥也惦记，东北小哥给了他一刀，是毕业多年我们相聚，他跟我说，差点没能活着回去，他跟我这么描述的，当我挨了那刀后，我接着爆发了，一人放倒了他们七个。  
  
当年的战力是这样的，东北小哥第一，山体第二，我们学校体育学院第三。  
  
因为，东北小哥全拿小刀。  
  
梁源赞美过东北小哥的刀法，说是顺着肌肉纹理插进了他的小腿，没有伤到大动脉，也没有切断肌肉纤维，甚是专业……  
  
当年论坛的影响力有多大？  
  
聚会时，市长都会参加，是以粉丝的名义。  
  
不是我的。  
  
我跟韩丽萍就是在论坛认识的，她为什么会混论坛？中文系的普遍混，因为当时论坛是文人的天下，最活跃的几根葱是报社与宣传部的，觉得自己都是专业选手，韩丽萍是到论坛上去学习。  
  
结果，遇到了我这么一个奇葩。  
  
我的奇葩在哪？  
  
写法独特，追求简单的文字。  
  
冷嘲热讽，谁热我调侃谁。  
  
后援军是怎么来的？是信用社一个写手，我在嘲讽他时，他要让他大哥打我，他大哥叫拉登，是论坛上很活跃的一个人，说是做工程的，很有钱，于是后援军就有了那句话，风里雨里，大学城等你。  
  
我倒是真害怕了。  
  
毕竟，咱没经过事。  
  
是不是跟今天的网红掐架很相似？  
  
年度聚会时，大家相互介绍认识，拉登握着我的手可开心了，他说，好弟弟，终于见面了……  
  
我心里的石头才放下。  
  
主要是，咱那时太年轻，总以为人家说要打死咱，就真的要打死，其实可能只是一句调侃，咱自己认真了。  
  
山体这些后援军，对我更多是武力上的支持，当然也从来没打过架，另外就是日常吃喝玩乐，他们会管我。  
  
我跟他们在一起，遭受的舆论压力很大，在我自己同学眼里，我是混瞎了，毕竟体育生代表着学渣，代表着没有未来。  
  
实际上呢？  
  
20年之后，回头看看，这些体育生都混的很好。  
  
为什么？  
  
家庭基础好。  
  
韩丽萍跟我认识后，就当起了我的小迷妹，也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，我们那时确定恋爱关系只是能拉手，别的都不行。  
  
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是一个很甜蜜的女孩，貌似从来没生过气，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全是幸福的话题，说她妈嫌他不会纳鞋底，说以后找了婆家不会做针线活咋办？她爸应该是个乡镇教师，还给她写信，用毛笔写的，劝她好好读书。  
  
只是，骨子里很叛逆，她被我带入了山体这个圈子，她竟然很是喜欢，有那种当黑社会大嫂的感觉，尤其是一点，我们那个年代，若是去饭店吃顿饭？那绝对是奢侈，而这些体育生呢？顿顿去，大家总是先照顾她，让她点菜，让她坐C位，无微不至的关怀……  
  
她跟坏孩子在一起，同学不说吗？  
  
她跟我谈恋爱，没跟任何人说过。  
  
想起来也挺浪漫的，周末的时候，山体的小伙伴开着大吉普拉我们去海边，那个大吉普连顶棚都没有，我们去海里游泳，打沙滩排球，在海边野炊，就是在这样的活动里，我跟韩丽萍有了进一步的亲密，亲吻了，不是那种把舌头放进去的，只是嘴对嘴，手揽着腰，不能乱动。  
  
生怕枪顶着她，还要躬着身子。  
  
很美好。  
  
她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，也不在意我能不能毕业，当时我对学业已经彻底失去兴趣了，失去兴趣的根源是什么？  
  
我找到了钱。  
  
怎么找到的？  
  
随着宽带的高速普及，论坛用户门槛降低，帖子质量越来越差，水帖太多，于是我有自立门户的想法，我想自己做个论坛。  
  
在山体后援军的支持下，我有了自己的论坛，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舞台，我把原先论坛上的读者都拉过来，他们也帮我继续吆喝。  
  
一个人也能撑起一片天？  
  
那时的我，非常勤奋，每天一睁眼，挨着回复所有人，每天睡觉前，确保所有帖子的最后一个回复是我。  
  
绝对用心。  
  
这个论坛就是后来懂懂日记的前身。  
  
我在这个论坛上认识了一个小伙，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，我写到这里，老读者就知道他是谁了，对的，就是他，当年的他虽然比我有才华，但是，他不如我有见识，当时他已经在上海工作了，实习期，打电话不要钱，给我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，为什么说他不如我有见识呢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坐火车来的，钱是放在内裤里的，取钱还需要去厕所。  
  
他对我很好。  
  
有多好？  
  
他怕我上学没钱花，发了工资先分我一半。  
  
他那时，一个月五千多。  
  
我们俩没事就打电话，聊互联网的未来，聊怎么赚钱，天天在网上研究谁教人赚钱，研究来研究去，我们共同认识了一个人，惰惰，一搜，发现很多人都骂他是骗子，我研判以后，我推测也是个骗子，因为他太能吹了，说有人跟着他一个月20万美金的收入，那个年代20万美金什么概念？  
  
学费好几千块钱。  
  
我不舍得。  
  
研究生认为，行不行的至少要试试，他敢那么宣传，就说明肯定有两把刷子，真是骗子不可能活跃了这么久，而且还有这么多大V给他站台。  
  
惰惰搞的那些，全是国外的广告联盟，当时核心是域名停靠，其实这个东西门槛非常高，要懂英语吧？要懂技术吧？没想到，研究生就是为这个东西而生的，他第一年就赚了200多万。  
  
这样的人，是什么比例？  
  
学员里的千里挑一，这也导致惰惰的学员两极分化，一类把他当教父对待，感觉他改变了自己以及家族的生命轨迹。一类把他当骗子，觉得白白扔进去了那么多培训费，一分钱都没赚到，应该说，绝大多数人都把他当骗子了，别说那些没什么文化的，我算比较有文化的，我都搞不了，最简单的，做1000个英文网站，你能搞的了吗？！说起来非常简单，做无数的目标网站守株待兔式获英文搜索流量，流量点击网站上的广告产生收入。  
  
这个业务一直到什么时候还很疯狂？我认识我现在的媳妇时，应该是2008年了，我媳妇那时跟着惰惰的徒子徒孙学，我媳妇一天利润5000多人民币，我就是因为看中了她这一点，才娶的她。  
  
研究生一直跟我讲，懂懂你别做，你做不了，我做，分你钱，你专心写。  
  
在那个年代，研究生的这类蜕变？  
  
多的是。  
  
就是收入差别，只取决于一点，你是否相信？  
  
这种颠覆性的信，说实话，哪怕我们嘴上承认信，心里也不敢信，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敢信了？因为网红收入被曝光了。  
  
那真的是一个抢钱的时代！  
  
当然，也不是谁都能抢到，任何领域，任何赛道，都是二八原则。  
  
我跟研究生算是同时起步，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，他是选择了闷声赚大钱，一直到今天，依然是这个风格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，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我走了成名路线，但是一直都没什么大钱，而且从一出道到今天，基本都靠读者供养，自己并没有什么赚钱能力，我的车、房都是读者给买的。  
  
我跟研究生的故事，都能写本书，他有段时间还去研究股票去了，我媳妇也是他的小迷妹，他帮我媳妇代持股票，承诺就是赚了是我们家的，赔了是他的，最终是？他输了。前段时间还通了个电话，总而言之，交流的少了，两个阶层了，他远高于我了。  
  
读大学时，我有多少钱？  
  
我们学校旁边是山东水利学院，时任学生会主席准备留校，他到我们学校演讲，分享自己的创业录，说自己通过在大学城卖收音机卖袜子卖洗发水赚了20万，我心想，至少有18万是有水分的，可能是卖了20万的营业额吧？  
  
而那时的我，已经有30多万的存款，并且还首付7万买了套房。  
  
什么概念呢？  
  
可以理解为，今天一个大学生，有300万的存款。  
  
我写文章，有我写文章的好处，那就是我可以快速的与各大门派的写手成为朋友，如SEO领域的王通，站长领域的图王，包括，我跟惰惰也成了好朋友。这些人，今天存在感不强，在当时？那，绝对是一方诸侯，蔡文胜、李想他们都混迹于这些圈子，为了混入这个圈子，我写了三年关于互联网推广的题材，只是纸上谈兵。  
  
我拥有了人脉资源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为研究生输送信息炮弹，他赚了钱自然会反过来养我。  
  
若是没有赶上互联网发展的热潮，我大概率只能勉强毕业，去企业上班了，而赶上了浪潮呢？  
  
我就是为互联网而生的。  
  
大家觉得不大对呀？会写文章的人有的是。  
  
是的，但是，适合互联网风格的，很少，这玩意不是培养出来的，纯粹是天生的，我不是今天才这个风格写作，我当年有是这个风格，嬉笑怒骂。  
  
我这么有钱，韩丽萍知道不？  
  
不知道，另外，她的家教非常好，不花男人的钱，也不要男人的东西，我送过她一个汉显传呼机，她觉得太贵重了，又退给了我。  
  
那个时候，我跟山体这群小伙伴喜欢去网吧打CS，打假的觉得不过瘾，去森林公园打彩弹枪，还是觉得没啥意思，这玩意必须是近距离射击，没有CS里的战术配合，例如狙击手之类的。  
  
当时，我就有了一个很疯狂的想法，我要搞个野战激光枪出来。  
  
带狙击镜的。  
  
准确性极高的，例如用激光作为射击子弹的，你哪怕藏的很远，我用激光打中了你，那么就算中弹。  
  
这个想法，我现在回头想想都觉得很疯狂。  
  
说干就干。  
  
联系研究所，研究所的建议是做改装式研发，购买美军装备，然后在衣服、头盔上装激光接收点，枪是用高精准BB弹枪改装的……  
  
研发没花多少钱，七八万块钱。  
  
但是，在网上很火。  
  
经常有景区给我打电话，要购买设备。  
  
我不卖，因为我的目标群体不是景区，而是深度的CS迷，当时开发的很好，中弹后还有声音有锁枪有震动，射击时有真实的后坐力，狙击镜也非常准。  
  
但是，问题来了。  
  
这玩意，可靠性太差，因为线路太复杂。  
  
只设计了一套样品，动不动坏。  
  
当时我的想法是在大学城东边的玉米地里挖战壕，开发真人CS娱乐场，天真不？  
  
韩丽萍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  
  
我做什么，她都觉得很伟大，很好。  
  
不过，一年后，她离开了我们校区，回了总部，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见面了，只是偶尔会在网上聊几句，那时我貌似对女人还没怎么开窍，可能是没体验过性之美吧？一心在怎么赚钱上。  
  
我遇到了两位来自天津的企业家，他们被我开发的野战激光枪吸引了，他们来震撼到我了，住五星酒店，请吃一桌1000多的海鲜，说的话全是论语道德经，拿的是诺基亚E72，全键盘的。  
  
他们要收购我的野战激光枪。  
  
先是赞美了我，说见过这么多大学生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激情的创业者。  
  
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公司？  
  
他们公司是做化工的，愿意拿20%的股份来换我的这个项目。  
  
我哪懂什么股份？  
  
但是，我答应了，为什么？  
  
我觉得，通过研发过程，我已经判断出，此路不通，这个东西太易坏，根本无法市场化，市场上的那些枪为什么那么简单？就是考虑的耐用性。  
  
他们俩比我还痴迷于真人CS。  
  
给与了更深入的二代研发，更奇葩的是，他们没有把市场定位在景区，而是想作为演习物资……  
  
你这，真敢想。  
  
受邀去天津参观，我很开心，我是怎么想的？他们是大企业，以后我就是副老板，出入有专车，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每年都有分红，我这人生也太开挂了吧？  
  
我专门喊了韩丽萍。  
  
她陪我一起去。  
  
公司的确很大，也的确是做化工的，不过不是他们俩的，而是上面还有个老板，老板请我们吃饭，点的那条鱼就800多块钱。  
  
邀请我们住五星酒店，就是南开大学对面的那个泰达酒店。  
  
给我们俩开了一个房间。  
  
我们俩就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研究电卡怎么插，浴缸怎么放水，床咋这么软？  
  
看什么都新鲜。  
  
我很开心，她也开心，替我开心，觉得小董你出息了。  
  
依次洗了澡。  
  
又穿好衣服，躺下，睡觉。  
  
早上起来都很激动，亲了嘴，脱了衣服，眼看就行了，她说，小董，你这样我就不是处女了……  
  
我不好意思了。  
  
没舍得。  
  
天津两位大哥多次提到要我身份证给我变更股份，后来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他们继续投入研发也成了无底洞，后来，他们也没再联系我，枪的项目也拿走了。  
  
彼此都委屈。  
  
我的委屈是我投入了钱，最终啥也没得到。  
  
他们的委屈是，我的项目使他们又投入了更多，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答案。  
  
后来，我把他们写进了书里。  
  
感谢他们。  
  
为什么感谢？  
  
就是因为遇到了他们，我觉得，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，我不能把焦点总聚焦于大学城，而是应该面向全球，希望能认识更多类似的企业家，于是我转型了写作方向以及频率，正式进入懂懂日记时代。  
  
今天回头看他们俩，不过是俩大忽悠，什么企业家？应该说，是理想主义者，把产品想的过于完美，后来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，一直都没有符合我期待的产品出现，很是失望。  
  
一直到2010年，我去深圳玩耍，在大梅沙偶遇了一群CS玩家，他们穿的全是现役军装（境外版），这么说吧，除了枪是假的，其它都是真的。  
  
看了他们的对决，我很是激动。  
  
他们玩的，就是我当年想要做的，我想针对的就是类似的超级发烧友，他们发烧到什么程度？连通讯都采取的喉结对讲，他们玩的不是激光枪，而是超强威力的BB弹，这种枪比激光枪的射击感更真实，但是距离不能太远，我看有的队员也配有狙击镜，据他们讲，40米内，瞄哪打哪。  
  
跟韩丽萍呢？  
  
很少联系了，因为她要考研，又常年不见面，慢慢就放下了，没说分手跟分手没有区别。  
  
放下的原因是？  
  
我当偶像了，身边不缺女人了，身边的都爱不过来，哪有心思想远处的？  
  
一直到2018年，有个读者路过，说我们是校友，她是中文系的，跟韩丽萍一级的，我接着问，你们班是不是有个韩丽萍？  
  
她说，是的。  
  
我问，在哪当老师？我之前搜过她的信息，她研究生读的浙江大学，后来就没搜到。  
  
她说，她在青岛一家外企工作。  
  
就这样，我跟韩丽萍再次认识。  
  
我说，我很想念你。  
  
她问，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从来没找过我？  
  
我说，我觉得我没资格吧？毕竟我也没念完大学，在你们面前自卑。  
  
我们很相似，都已婚，都有了娃。  
  
她生活的很不错，我看满世界飞，还去日本读过书，在一家机械企业，定期需要全球参展，她在办公室工作，年薪30万+。  
  
她没怎么变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  
  
她要我照片，我没给她。  
  
因为，我老的太快了。  
  
从找到她以后，我安排同事每个月给她发一本书，偶尔我去青岛，她也问我要不要请我吃饭？我都找理由推脱了，我觉得自己是个负心汉，没有资格见人家了。  
  
最接近的一次，是前段时间，他们单位组织红色旅游。  
  
到我们县。  
  
她要到我书店打个卡。  
  
我答应了。  
  
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，还特意打扮了，到中午，我变卦了，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她，我实在不好意思面对她了。  
  
春节，她给我发了一箱海鲜。  
  
就这些。